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五十五回 辱親女愚妾爭閒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

且說榮府中剛將年事忙過，鳳姐兒因年內外操勞太過，一時不及檢點，便小月了，不能理事，天天兩三個大夫用藥。鳳姐兒自持強壯，雖不出門，然籌畫計算，想起什麼事來，就叫平兒去回王夫人。任人諫勸，他只不聽。王夫人便覺失了膀臂，一人能有多少精神，凡有了大事，就自己主張；將家中瑣碎之事一應都暫令李紈協理。李紈本是個尚德不尚才的，未免遲縱了人，王夫人便命探春合同李紈裁處，只說過了一月，鳳姐將養好了，仍交給他。誰知鳳姐稟賦氣血不足，兼年幼不知保養，平生爭強鬥智，心力更虧，故雖係小月，竟著實虧虛下來。一月之後，又添了紅之症。他雖不肯說出來，眾人看他面目黃瘦，便知失於調養。王夫人只令他好生服藥調養，不令他操心。他自己也怕成了大症，遺笑於人，便想偷空調養，恨不得一時復舊如常。誰知服藥調養，直到三月間，纔漸漸的起復過來，下紅也漸漸止了。——此是後話。如今且說目今王夫人見他如此，探春和李紈暫難謝事，園中人多，又恐失於照管，特請了寶釵，託他各處小心。因囑咐他：「老婆子們不中用，得空兒吃酒鬥牌，白日裡睡覺，夜裡鬥牌，我都知道的。鳳丫頭在外頭，他們還有個怕懼，如今他們又該取便了。好孩子，你還是個妥當人。你兄弟姊妹們又小，我又沒工夫，你替我辛苦兩天，照應照應。凡有想不到的事，你來告訴我，別等老太太問出來，我沒話回。那些人不好，你只管說；他們不聽，你來回我：別弄出大事來纔好。」寶釵聽說，只得答應了。

時屆季春，黛玉又犯了咳嗽；湘雲又因時氣所感，也病臥在蘅蕪院，一天醫藥不斷。探春和李紈相住間壁，二人近日同事，不比往年，往來回話人等亦甚不便，故二人議定，每日早晨，皆到園門口南邊的三間小花廳上去會齊辦事。吃過早飯，於午錯方回。

這三間廳，原係預備省親之時眾執事太監起坐之處，故省親以後也用不著了，每日只有婆子們上夜。如今天已和暖，不用分修理，只不過略略的陳設些，便可他二人起坐。這廳上也有一處匾，題著「輔仁諭德」四字，家下俗語皆只叫議事廳兒。如今他二人每日卯正至此，午正方散。凡一應執事的媳婦等，來往回話的，絡繹不絕。眾人先聽見李紈獨辦，各各心中暗喜，因為李紈素日是個厚道多恩無罰的人，自然比鳳姐兒好搪塞些；便添了一個探春，都想著不過是個未出閨閣的年輕小姐，且素日也最平和恬淡；因此，都不在意，比鳳姐兒前便懈怠了許多。只三四天後，幾件事過手，漸覺探春精細處不讓鳳姐，只不過是言語安靜、性情和順而已。

可巧連日有王公侯伯世襲官員幾處，皆係榮寧非親即世交之家，或有陞遷，或有黜降，或有婚喪紅白等事，王夫人賀弔迎送，應酬不暇，前邊更無人照管。他二人便一日皆在廳上起坐，寶釵便一日在上房監察，至王夫人回方散。每於夜間針線暇時，臨寢之先，坐了轎，帶領園中上夜人等，各處巡察一次。

他三人如此一理，更覺比鳳姐兒當權時倒更謹慎了些，因而裡外下人，都暗中抱怨說：「剛剛的倒了一個『巡夜叉』，又添了三個『鎮山太歲』，越發連夜裡偷著吃酒玩的工夫都沒了！」

這日，王夫人正是往錦鄉侯府去赴席，李紈與探春，早已梳洗伺候出門。去後，回至廳上坐了，剛吃茶時，只見吳新登的媳婦進來回說：「趙姨媽的兄弟趙國基昨兒出了事，已回過老太太、太太，說知道了，叫回姑娘來。」說畢，便垂手旁侍，再不言語。

彼時來回話者不少，都打聽他二人辦事如何。若辦得妥當，大家則安個畏懼之心；若少有嫌隙不當之處，不但不畏服，一出二門，還說出許多笑話來取笑。吳新登的媳婦心中已有主意，若是鳳姐前，他便早已獻殷勤，說出許多主意又查出許多舊例來，任鳳姐揀擇施行；如今他藐視李紈老實，探春是年輕的姑娘，所以只說出這一句話來，試他二人有何主見。

探春便問李紈。李紈想了一想，便道：「前日襲人的媽死了，聽見說賞銀四兩，這也賞他四兩罷了。」吳新登的媳婦聽了，忙答應了個「是」，接了對牌就走。探春道：「你且回來。」吳新登家的只得回來。探春道：「你且別支銀子。我且問你：那幾年老太太屋裡的幾位老姨奶奶，也有家裡的，也有外頭的，有兩個分別。家裡的若死了人是賞多少？外頭的死了人是賞多少？你且說兩個我們聽聽。」一問。吳新登家的便都忘了，忙陪笑回說道：「這也不是什麼大事。賞多賞少，誰還敢爭不成？」探春笑道：「這話胡鬧！依我說，賞一百倒好！若不按理，別說你們笑話，明兒也難見你二奶奶。」吳新登家的笑道：「既這麼說，我查舊賬去，此時卻記不得。」探春笑道：「你辦事辦老了的還不記得，倒來難我們？你素日回你二奶奶也現查去？若有這道理，鳳姐姐還不算利害，也就算是寬厚了。還不快找了來我瞧！再遲一日，不說你們粗心，倒像我們沒主意了。」吳新登家的滿面通紅，忙轉身出來。眾媳婦們都伸舌頭。這裡又回別的事。

一時，吳家的取了舊賬來。探春看時，兩個家裡的皆賞過二兩四兩，兩個外頭的皆賞過四兩。外還有兩個外頭的：一個賞過一百兩，一個賞過六兩。這兩筆底下皆有原故：一個是隔省還父父母之樞，外賞六兩；一個是現買葬地，外賞二兩。探春便遞給李紈看了，探春便說：「給他二兩銀子，把這賬留下我們細看。」

吳新登家的去了，忽見趙姨媽進來，李紈探春忙讓坐。趙姨媽開口便說道：「這屋裡的人，都踹下我的頭去還罷了，姑娘，你也想一想，該替我出氣纔是！」一面說，一面便眼淚鼻涕哭起來。探春忙道：「姨媽這話說誰？我竟不懂。誰踹姨媽的頭？說出來，我替姨媽出氣。」趙姨媽道：「姑娘現踹我，我告訴誰去？」探春聽說，忙站起來，說道：「我並不敢。」李紈也忙站起來勸。趙姨媽道：「你們請坐下，聽我說。我這屋裡熬油似的，熬了這麼大年紀，又有你兄弟，這會子連襲人都不如了，我還有什麼臉？連你也沒臉面，別說是我呀。」

探春笑道：「原來為這個！我說我並不敢犯法違禮。」一面便坐下，拿賬翻給趙姨媽瞧，又念給他聽。又說道：「這是祖宗手裡舊規矩，人人都依著，偏我改了不成？這也不但襲人，將來環兒收了屋裡的，自然也是和襲人一樣。這原不是什麼爭大爭小的事，講不到有臉沒臉的話上。他是太太的奴才，我是按著舊規矩辦。說辦的好，領祖宗的恩典，太太的恩典；若說辦的不公，那是他糊塗不知福，也只好憑他抱怨去。太太連房子賞了人，我有什麼有臉的地方兒？一文不賞，我也沒什麼沒臉的。依我說：太太不在家，姨媽安靜些養神罷，何苦只要操心？太太滿心疼我，因姨媽每每生事，幾次寒心。我但凡是個男人，可以出得去，我早走了，立出一番事業來，那時自有一番道理；偏我是女孩兒家，一句多話也沒我亂說的。太太滿心裡都知道，如今因看重我，纔叫我管家務。還沒有做一件好事，姨媽倒先來作踐我。倘或太太知道了，怕我為難，不叫我管，那纔正經沒臉呢！——連姨媽真也沒臉了！」一面說，一面抽抽搭搭的哭起來。

趙姨媽沒話答對，便說道：「太太疼你，你該越發拉扯拉扯我們。你只顧討太太的疼，就把我們忘了？」探春道：「我怎麼忘了？叫我怎麼拉扯？這也問他們各人。那一個主子不疼出力得用的人？那一個好人用人拉扯呢？」李紈在旁，只管勸說：「姨媽別生氣，也怨不得姑娘。他滿心裡要拉扯，口裡怎麼說的出來？」探春忙道：「這大嫂子也糊塗了。我拉扯誰？誰家姑娘們拉扯奴才了？他們的好歹，你們該知道，與我什麼相干？」趙姨媽氣的問道：「誰叫你拉扯別人去了？你不當家，我也不來問你。你如今現在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！如今你舅舅死了，你多給了二三兩銀子，難道太太就不依你？分明太太是好太太，都是你們尖酸刻薄！可惜太太有恩無處使！——姑娘放心！這也使不著你的銀子。明日等出了閣，我還想你額外照看趙家呢！如今沒有長翎毛兒就忘了根本，只揀高枝兒飛去了。」

探春沒聽完，氣的臉白氣噎，越發嗚嗚咽咽的哭起來。因問道：「誰是我舅舅？我舅舅早陞了九省的檢點了！那裡又跑出一個舅舅來？我倒素昔按禮尊敬，怎麼敬出這些親戚來了！——既這麼說，每日環兒出去，為什麼趙國基又站起來？又跟他上學？為什麼不拿出舅舅的款來？何苦來！誰不知道我是姨媽養的，必要過兩三個月尋出由頭來，徹底來翻騰一陣，怕人不知道，故意表白表白！也不知道是誰給誰沒臉！——幸虧我還明白，但凡糊塗不知禮的，早急了！」李紈急得只管勸，趙姨媽只管還嘍叨。

忽聽有人說：「二奶奶打發平姑娘說話來了。」趙姨娘聽說，方把嘴止住。只見平兒走來，趙姨娘忙陪笑讓坐，又忙問：「你奶奶好些？我正要瞧去，就只沒得空兒。」李紈見平兒進來，因問他來作什麼？平兒笑道：「奶奶說：趙姨奶奶的兄弟沒了，恐怕奶奶和姑娘不知有舊例。若照常例，只得二兩；如今請姑娘裁度著，再添些也使得。」探春早已拭去淚痕，忙說道：「又好好的添什麼？誰又是二兩四個月養的？不然，也是出兵放馬，背著主子逃出命來過的人不成？你主子真個倒巧：叫我開了例，他做好人，拿著太太不心疼的錢，樂得做人情！你告訴他：我不敢添減，混出主意。他添，他施恩，等他好了出來，愛怎麼添怎麼添！」平兒一來時已明白了對半，今聽這話，越發會意。見探春有怒色，便不敢以往日喜樂之時相待，只一邊垂手默侍。

時值寶釵也從上房中來，探春等忙起身讓坐。未及開言，又有一個媳婦進來回事。因探春纔哭了，便有三四個小丫鬟捧了臉盆、巾帕、靴鏡等物來。此時探春因盤膝坐在矮板榻上，那捧盆丫鬟走至跟前，便雙膝跪下，高捧臉盆；那兩個丫鬟，也都在旁屈膝捧著巾帕並靴鏡脂粉之飾。

平兒見侍書不在這裡，便忙上來與探春挽袖卸鑷，又接過一條大手巾來，將探春面前衣襟掩了。探春方伸手向臉盆中盥沐，媳婦便回道：「奶奶，姑娘：家學裡支環爺和蘭哥兒一年的公費。」平兒先道：「你忙什麼？你睜著眼看見姑娘洗臉，你不出去伺候著，倒先說話來！二奶奶跟前，你也這樣沒眼色來著？姑娘雖恩寬，我去回了二奶奶，只說你們眼裡都沒姑娘，你們都吃了虧，可別怨我！」嚇得那個媳婦忙陪笑說：「我粗心了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忙退出去。

探春一面勻臉，一面向平兒冷笑道：「你遲了一步，沒見還有可笑的。連吳姐姐這麼個辦老了事的，也不查清楚了，就來混我們。幸虧我們問他。他竟有臉說忘了！我說他回二奶奶事也忘了再找去，我料著你主子未必有耐性兒等他去找！」平兒笑道：「他有這麼一次，包管腿上的筋早折了兩根。姑娘別信他們。那是他們瞅著大奶奶是個菩薩，姑娘又是面腆小姐，固然是託懶來混。」說著，又向門外說道：「你們只管撒野！等奶奶大安了，僂們再說！」門外的眾媳婦們都笑道：「姑娘，你是個最明白的人。俗語說，『一人作罪一人當』，我們並不敢欺蔽主子。如今主子是嬌客，若認真惹惱了，死無葬身之地！」平兒冷笑道：「你們明白就好了。」又陪笑向探春道：「姑娘知道，二奶奶本來事多，那裡照看得這些？保不住不忽略。俗語說：『旁觀者清。』這幾年，姑娘冷眼看著，或有該添該減的去處，二奶奶沒行到，姑娘竟一添減。頭一件，與太太有益；第二件，也不枉姑娘待我們奶奶的情義了。」話未說完，寶釵李紈皆笑道：「好丫頭！真怨不得鳳丫頭偏疼他！本來無可添減之事，如今聽你一說，倒要找出兩件來斟酌斟酌，不辜負你這話。」

探春笑道：「我一肚子氣，正要拿他奶奶出氣去，偏他碰了來，說了這些話，叫我也沒了主意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叫進方纔那媳婦來，問：「環爺和蘭哥家學裡這一年的銀子，是做那一項用的？」那媳婦便回說：「一年學裡吃點心，或者買紙筆，每位有八兩銀子的使用。」探春道：「凡爺們的使用，都是各屋裡月錢之內：環哥的是姨娘領二兩，寶玉的是老太太屋裡襲人領二兩，蘭哥兒是大奶奶屋裡領。怎麼學裡每人多這八兩？原來上學去的是為這八兩銀子？從今日起，把這一項蠲了。——平兒，回去告訴你奶奶，說我的話，把這一條務必免了。」平兒笑道：「早就該免。舊年奶奶原說要免來著，因年下忙，就忘了。」

那媳婦只得答應著去了，就有大觀園中媳婦捧了飯盒子來。侍書素雲早已抬過一張小飯桌來。平兒也忙著上菜。探春笑道：「你說完了話，幹你的去罷，在這裡又忙什麼？」平兒笑道：「我原沒事，二奶奶打發了我來，一則說話，二則怕這裡的人不方便，叫我幫著妹妹們伏侍奶奶姑娘來了。」探春因問：「寶姑娘的怎麼不端來一處吃！」丫鬟們聽說，忙出至簷外命媳婦們去說：「寶姑娘如今在廳上一處吃，叫他們把飯送了這裡來。」探春聽說，便高聲說道：「你別混支使人！那都是辦大事的管家娘子們，你們支使他要飯要茶的？連個高低都不知道！平兒這裡站著，叫他叫去！」

平兒忙答應了一聲出來，那些媳婦們都悄悄的拉住笑道：「那裡用姑娘去叫？我們已有人叫去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用綉子揮階的土，說：「姑娘站了半天，乏了，這太陽地裡歇歇兒罷。」平兒便坐下。又有茶房裡的兩個婆子，拿了個坐褥鋪下，說：「石頭冷。這是極乾淨的，姑娘將就坐一坐兒罷。」平兒點頭笑道：「多謝。」一個又捧了一碗精緻新茶出來，也悄悄笑說：「這不是我們常用的茶，原是伺候姑娘們的，姑娘且潤一潤罷。」平兒遂欠身接了，因指眾媳婦悄悄說道：「你們太鬧的不像了。他是個姑娘家，不肯發威動怒，這是他尊重，你們就藐視欺負他。果然招他動了大氣，不過說他一個粗糙就完了，你們就現吃不了的虧！他撒個嬌兒，太太也得讓他一二分，二奶奶也不敢怎麼。你們就這麼大膽子小看他，可是雞蛋往石頭上碰？」眾人都忙道：「我們何嘗敢大膽了？都是趙姨娘鬧的！」平兒也悄悄的道：「罷了。好奶奶們，『牆倒眾人推』，那趙姨娘原有些顛倒，著三不著兩，有了事就都賴他。你們素日那眼裡沒人，心術利害，我這幾年難道還不知道？二奶奶要是略差一點兒的，早叫你們這些奶奶們治倒了。饒這麼著，得一點空兒，還要難他一難！好幾次沒落了你們的口聲。眾人都說他利害，你們都怕他，惟我知道他心裡也就不算不怕你們的。前兒我們還議論到這裡，再不能依頭順尾，必有兩場氣生。那三姑娘雖是個姑娘，你們都橫看了他。二奶奶在這些大姑子小姑子裡頭，也就只單怕他五分兒。你們這會子倒不把他放在眼裡了！」

正說著，只見秋紋走來，眾媳婦們忙趕著問好，又說：「姑娘也且歇歇，裡頭擺飯呢。等撤下桌子來，再回話去罷。」秋紋笑道：「我比不得你們，我那裡等得？」說著，便直要上廳去。平兒忙叫快回來。秋紋回頭見了平兒，笑道：「你又在這裡充什麼外圍子的防護？」一面回身便坐在平兒褥上。平兒悄悄問：「回什麼？」秋紋道：「問一問，寶玉的月錢，我們的月錢，多早晚纔領。」平兒道：「這什麼大事？你快回去告訴襲人，說我的話：憑有什麼事，今日都別回。若回一件，管駁一件；回一百件，管駁一百件。」秋紋聽了，忙問：「這是為什麼？」平兒與眾媳婦等都忙告訴他原故，又說：「正要找幾處利害事與有體面的人來開例，作法子鎮壓，與眾人作榜樣呢。何苦你們先來碰在這釘子上？你這一去說了，他們若拿你們也作一二件榜樣，又礙著老太太、太太；若不拿著你們做一二件，人家又說：『偏一個向一個。仗著老太太、太太威勢的就怕，不敢惹，只拿著軟的做鼻子頭。』你聽聽罷，二奶奶的事，他還要駁兩件，纔壓得眾人口聲呢！」

秋紋聽了，伸了伸舌頭，笑道：「幸而平姐姐在這裡，沒得臊一鼻子灰！趁早知會他們去。」說著，便起身走了。接著寶釵的飯至，平兒忙進來伏侍。那時趙姨娘已去，三人在板床上吃飯，寶釵面南，探春面西，李紈面東。眾媳婦皆在廊下靜候，裡頭只有他們緊跟常侍的丫鬟伺候，別人一概不敢擅入。

這些媳婦們都悄悄的議論說：「大家省事罷，別安著沒良心的主意。連吳大娘纔都討了沒意思，僂們又是什麼有臉的？」都一邊悄悄議，等飯完回事。此時裡面惟聞微嗽之聲，不聞碗箸之響。

一時，只見一個丫頭將簾籠高揭，又有兩個將桌抬出。茶房內有三個丫鬟，捧著三個沐盆兒，見飯桌已出，三人便進去了。一回又捧出沐盆並漱盂來，方有侍書、素雲、鶯兒三個人，每人用茶盤捧了三盞碗茶進去。一時，等他三人出來，侍書命小丫頭子：「好生伺候著，我們吃飯來換你們，可又別偷坐著去。」眾媳婦們方慢慢的安分回事，不敢如先前輕慢疏忽了。探春氣方漸平，因向平兒道：「我有一件大事，早要和你奶奶商議，如今可巧想起來。你吃了飯快來。寶姑娘也在這裡，僂們四個人商議了，再細細的問你奶奶可行可止。」

平兒答應回去。鳳姐因問：「為何去這半日？」平兒便笑著將方纔的原故細細說與他聽了。鳳姐兒笑道：「好，好！好個三姑娘！我說不錯。——只可惜他命薄，沒託生在太太肚裡。」平兒笑道：「奶奶也說糊塗話了。他就不是太太養的，難道誰敢小看他，不和別的一樣看待麼？」鳳姐歎道：「你那裡知道？雖然正出庶出是一樣，但只女孩兒，卻比不得兒子。將來作親時，——如今有一種輕狂人，先要打聽姑娘是正出是庶出，多有為庶出不要的。殊不知庶出，只要人好，比正出的強百倍呢。將來不知那個沒造化的，為挑正庶誤了事呢；也不知那個有造化的，不挑正庶的得了去。」說著，又向平兒笑道：「你知道我這幾年生了多少省儉的法子，一家子大約也沒個背地裡不恨我的。我如今也是騎上老虎了，雖然看破些，無奈一時也難寬放。二則家裡出去的多，進來的少，凡有大小事兒，仍是照著老祖宗手裡的規矩，卻一年進的產業，又不及先時。多儉省了，外人又笑話，老太太、太太也受委

屈，家下也抱怨剋薄。若不趁早兒料理省儉之計，再幾年就都賠盡了！」

平兒道：「可不是這話？將來還有三四位姑娘，還有兩三個小爺們，一位老太太，這幾件大事未完呢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我也慮到，這裡倒也夠了。寶玉和林妹妹，他兩個，一娶一嫁，可以使不著官中錢，老太太自有體己拿出來。二姑娘是大老爺那邊的，也不算。剩了三四個，滿破著每人花上七八千銀子。環哥娶親有限，花上三千銀子，若不夠，那裡省一抵子也就夠了。老太太的事出來，一應都是全了的，不過零星雜項使費些，滿破三五千兩。如今再儉省些，陸續就夠了。只怕如今平空再生出一兩件事來，可就了不得了。僂們且別慮後事。你且吃了飯，快聽他們商議什麼。這正碰了我的機會，我正愁沒個膀臂！雖有個寶玉，他又不是這裡頭的貨，縱收伏了他，也不中用。大奶奶是個佛爺，也不中用。二姑娘更不中用，亦且不是這屋裡的人。四姑娘小呢。蘭小子和環兒更是個燎毛的小凍貓子，只等有熱灶火炕讓他鑽去罷。真真一個娘肚子裡跑出這樣天懸地隔的兩個人來，我想到那裡就不服！再者：林丫頭和寶姑娘，他兩個人倒好，偏又都是親戚，又不好管僂們家務事。況且一個是美人燈兒，風吹吹就壞了；一個是拿定了主意，『不干己事不張口，一問搖頭三不知』，也難□分去問他。倒只剩了三姑娘一個，心裡嘴裡都來得；又是咱家的正人，太太又疼他；雖然臉上淡淡的，皆因是趙姨娘那老東西鬧的，心裡卻是和寶玉一樣呢。比不得環兒，實在令人難疼！要依我的性子，早攆出去了！如今他既有這主意，正該和他協同，大家做個膀臂，我也不孤不獨了。按正禮天理良心上論，僂們有他這一個人幫著，僂們也省些心，與太太的事也有益。若按私心藏奸上論，我也太行毒了，也該抽回退步，回頭看看。再要窮追苦克，人恨極了，他們笑裡藏刀，僂們兩個，纔四個眼睛兩個心，一時不防，倒弄壞了。趁著緊溜之中，他出頭一料理，眾人就把往日僂們的恨暫可解了。還有一件，我雖知你極明白，恐怕你心裡挽不過來，如今囑咐你：他雖是姑娘家，心裡卻事事明白，不過是言語謹慎。他又比我知書識字，更利害一層了。如今俗語說『擒賊必先擒王』，他如今要作法開端，一定是先拿我開端，倘或他要駁我的事，你可別分辯，你只越恭敬越說駁的是纔好。千萬別想著怕我沒臉，和他一強就不好了。」

平兒不等說完，便笑道：「你太把人看糊塗了！我纔已經行在先了，這會子纔囑咐我！」鳳姐兒笑道：「我是恐怕你心裡眼裡只有了我、一概沒有他人之故，不得不囑咐；既已行在先，更比我明白了。這不是你又急了，滿嘴裡『你』呀『我』的起來了！」平兒道：「偏說『你』！你不依？這不是嘴巴子？再打一頓。難道這臉上還沒嘗過的不成？」鳳姐兒笑道：「你這小蹄子兒，要掂多少過兒纔罷？你看我病的這個樣兒，還來愾我呢！過來坐下，橫豎沒人來，僂們一處吃飯是正經。」

說著，豐兒等三四個小丫頭子進來，放小炕桌。鳳姐只吃燕窩粥，兩碟子精緻小菜，每日分例菜已暫減去。豐兒便將平兒的四樣分例菜端至桌上，與平兒盛了飯來。平兒屈一膝於炕沿之上，半身猶立於炕下，陪著鳳姐兒吃了飯，伏侍漱口畢，吩咐了豐兒些話，方往探春處來。只見院中寂靜，人已散出。

要知後事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